

近5年中医特色针法在神经性耳鸣中的研究进展

赵潼桐¹, 左玉萍¹, 谢 慧^{2*}

¹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四川 成都

²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5年2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5年4月1日; 发布日期: 2025年4月17日

摘 要

神经性耳鸣指无外界声源时患者自觉耳内或颅内出现异常声音感知的病症, 其病理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目前缺乏标准化治疗方案。近年来, 多种中医特色针法在神经性耳鸣的治疗中逐渐受到关注, 并展现出显著的疗效。这些针法不仅包括传统的针刺疗法, 还涵盖了多种创新的针法和技术, 这些针刺疗法通过改善内耳微循环、免疫调节、神经调节等机制, 可显著改善神经性耳鸣症状, 调节睡眠及情绪状态, 有效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兼具安全性与临床可行性。文章旨在综述近五年(2020~2025年)中医特色针法在神经性耳鸣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以期为临床针刺治疗方案的优化提供参考和思路。

关键词

中医特色针法, 神经性耳鸣, 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 Acupuncture Methods in Neurogenic Tinnitus in the Past 5 Years

Tongtong Zhao¹, Yuping Zuo¹, Hui Xie^{2*}

¹College of Clinical Medicin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²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Feb. 27th, 2025; accepted: Apr. 1st, 2025; published: Apr. 17th, 2025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赵潼桐, 左玉萍, 谢慧. 近 5 年中医特色针法在神经性耳鸣中的研究进展[J]. 中医学, 2025, 14(4): 1417-1423. DOI: 10.12677/tcm.2025.144213

Abstract

Neurogenic tinnitus refers to a condition in which patients perceive abnormal sounds in the ear or in the skull when there is no external sound source. Its pathological mechanism has not yet been fully elucidated,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tandardized treatment protocols at present. In recent years, a variety of Chinese medical specialties have gradually gained atten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neurogenic tinnitus and have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efficacy. These acupuncture therapies include not only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therapies, but also a variety of innovative acupuncture therapies and technique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neurogenic tinnitus symptoms, regulate the sleep and emotional state,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by improving the micro-circulation of the inner ear, immunomodulation, neuromodulation, and other mechanisms, which are both safe and clinically feasibl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tinnitu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2020~2025),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s and idea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linical acupuncture treatment protocols.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 Acupuncture Method, Neurologic Tinnitus, Research Progres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神经性耳鸣(Nervous Tinnitus, NT)指无外界声源时,患者自觉耳内或颅内异常声响为特征性疾病[1]。该症状属患者主观感知,为听觉系统异常临床表现。耳鸣在全球发病率居高不下,挪威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显示有 21.3%的男性和 16.2%的女性存在耳鸣症状[2],其他欧洲国家,如美国、日本、非洲、亚洲等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耳鸣的发病率与上述数据大相径庭[3]-[5]。在我国由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住房、工作、家庭的要求水涨船高,加之生活作息、饮食习惯的不规律,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神经性耳鸣在我国的发病率上升,且呈年轻化趋势[6]。神经性耳鸣会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同时让患者处于焦虑、抑郁等状态,甚至诱发严重的心理疾病。该疾病从身体和精神上摧残患者,让患者身心受到损伤,从而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7]。

神经性耳鸣因发病机制复杂且无明确的致病因素,故无确切有效疗法。现国内外治疗神经性耳鸣主要采用药物治疗。但在 2019 年 3 月发布的《欧洲多学科耳鸣指南:诊断评估与治疗》[8]指出,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表明特定药物对耳鸣有疗效,且多数治疗耳鸣的药物存在严重副作用,因此该指南不推荐使用药物治疗神经性耳鸣。

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耳鼻喉头颈外科疾病方面不断研讨,指出中医药在治疗主观性耳鸣等在内的 7 个病种具有显著优势[9]。中医特色治法在神经性耳鸣的治疗中逐渐受到重视,多种治疗方法的综合应用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其中特色针法治疗神经性耳鸣疗效尤为突出。本文现依据近五年(2020~2025 年)的相关临床报道对中医特色针法治疗神经性耳鸣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2. NT 的中医认识

神经性耳鸣是现代医学的概念,中医古籍中虽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病名,但从疾病的症状表现、患

者感受等角度, 归属“苦鸣”、“蝉鸣”、“脑鸣”。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对耳鸣病因病机就有深刻的认识, 其以肝、脾、肾三脏作为切入点, 认为耳鸣的病因病机与肝火上炎, 脾胃、气血、肾精亏虚相关[10]。后世医家在《黄帝内经》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耳鸣病因病机, 发现耳鸣除与脏腑虚实相关, 还与外邪、痰火、血瘀等病理产物有关。如《太平圣惠方》云: “风邪所乘于耳脉, ……邪正相击, 故令耳鸣也”; 《明医杂著·耳证》中曰: “痰火上升, 郁于耳中而为鸣”。耳部气血运行不畅, 瘀血停于清窍亦可致耳鸣。

由于中医对于神经性耳鸣的认识根深叶茂, 古今医家也在治疗神经性耳鸣不断耕耘探索, 因此中医通过辨证论治在治疗神经性耳鸣上颇有心得, 且疗效甚佳。目前神经性耳鸣治疗多采用中药汤剂、针刺、艾灸、耳穴压豆等法, 以达减轻耳鸣症状、缓解伴随症状、调理患者体质、避免疾病复发之效。

3. NT 的针刺机制

神经性耳鸣病理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与听觉通路、神经递质异常及免疫炎症等多元病理环节相关。针刺治疗神经性耳鸣的作用机制复杂且多方面, 涉及神经调节、微循环改善、免疫调节、心理调节及经络调节等多个层面。针刺通过刺激特定穴位, 可激活神经通路, 调节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功能, 影响神经递质(如 GABA、谷氨酸、5-HT)的释放与代谢, 降低神经兴奋性, 进而缓解耳鸣[11][12]; 同时调节自主神经系统, 间接减轻耳鸣症状[13][14]。内耳迷路动脉为内耳供应血液, 该动脉来源于椎-基底动脉, 当椎-基底动脉受卡压等各种原因出现血流障碍时, 内耳和前庭神经出现缺血, 进而出现耳鸣[15]。研究发现针刺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释放 NO 和 PGI₂, 降低血液黏度, 减少血小板聚集, 为耳部组织提供更多营养和氧气[16]。此外, 针刺能够调节免疫功能, 减少炎症因子, 缓解耳部炎症反应[17][18]。从中医角度看, 针刺能够疏经通络、调畅气血, 恢复耳部生理功能。现代研究也证实了针刺对神经和血液循环的调节作用, 支持经络腧穴理论在耳鸣治疗中的应用。这些机制共同作用, 使针刺成为一种有效的神经性耳鸣治疗方法, 为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4. NT 中医特色针法

4.1. 以“调神”为特色的针刺方法

长期的紧张环境与神经性耳鸣的发生密切相关, 且患者在发病期间耳鸣症状可能会加重患者的不良情绪, 严重影响患者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因此神经性耳鸣在治疗上应重视患者心理不良情绪的排解。中医认为“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脑为元神之府”, 心脑调和则百病自和。针刺能有效改善焦虑、抑郁等情绪[19]。因此治疗神经性耳鸣可以从“调神”入手。通过中医辨证分型治疗神经性耳鸣, 将“调神”针法分为调神通窍针法、通阳调神益肾针法以及疏肝调神针法等, 为患者制定个性化针灸处方。

董云辉等[20]的研究表明, 调神通窍针法联合乌灵胶囊治疗心血不足型神经性耳鸣, 疗效显著高于单纯药物治疗。该针法通过针刺百会、四神聪、印堂等穴位调节心脑, 以达养心安神、调畅情志之效, 同时针刺耳疾之要穴以通利耳窍。针药同用能够显著调节患者睡眠、情绪, 减轻神经性耳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善患者耳鸣症状。

许乐[21]运用通阳调神益肾针法通过针刺温补肾阳、益精填髓之穴, 在改善肾元亏损型患者耳鸣症状的同时减轻患者焦虑情绪, 促进听觉传导通路损伤恢复。该针法较普通针刺治疗耳鸣的疗效更高, 改善神经性耳鸣伴焦虑、畏寒、腰膝酸软等症状效果更好。

在临床中, 情志问题调“神”不仅要调心脑, 更要调肝。肝火上犯清窍型神经性耳鸣患者多伴烦躁、焦虑等负面情绪, 若不改善则反而会加重耳鸣, 故应予清泄肝火、解郁开窍之法。汪露[22]采用疏肝调神针刺法治疗肝火上扰证型神经性耳鸣, 能够显著降低耳鸣响度, 缓解患者的焦躁状态, 减轻神经性耳鸣

对睡眠、情绪的影响。

4.2. 以“通督”为特色的针刺方法

督脉被称为“阳脉之海”，总督全身阳气。督脉并未与耳有直接的联系，但在经络学说中，经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表里络属关系和经别、经筋等的联系。足太阳膀胱经沿背部与督脉并行且与督脉联系紧密，其分支从巅顶延伸至耳上角。这一间接的经络联系，使得督脉的气血可以通过经络的传导，对耳部的气血供应产生影响。因此，“通督”针法应运而生。

督脉统领阳气，携阳气上行以濡养髓海清窍，任脉为阴脉之海，与督脉交于头面上部引阴精下潜，任督交汇、阴阳互通，充脑髓养神机，助元神调清窍[23]。由此，林雯雯等[24]发现通督调任针刺法尤其适用于肾精亏损型神经性耳鸣。通过针刺督脉和任脉的特定穴位，调节督脉和任脉的气血运行、滋养肾精，缓解患者耳鸣症状的同时调节 5-HT 类神经递质的释放及含量，减轻大脑的紧张反应，提升患者总体精神状态。该针法临床实践中安全有效，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另外，孙进等[25]通过针刺督脉穴位能够引阳气上达耳窍而行气活血、调神开窍，同时调督脉亦可调神，以此增强气血流通运行，调理脏腑，运化神机，并将此总结为“通督调神针法”。该针法辅以穴位埋线通过长效刺激穴位以达延长治疗效果的作用。因此疗效持久，能够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进而减少神经性耳鸣的复发率，尤其适用于慢性耳鸣患者。

4.3. 以“三针”为特色的针刺方法

经络学说中，十二经脉里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和足阳明胃经直接循行于耳部，而手太阳大肠经则入耳中。六条阴经虽没有与耳部有直接联系，但是通过经别与阳经相合。因此《内经》载“耳者宗脉之所聚”，十二经脉直接或间接循行于耳，维系耳部气血运行以维持耳部正常功能。这也使得耳周的腧穴，如同经络上的节点，针刺它们能够激发气血，调节耳部及脏腑功能，改善耳部症状，治疗各种耳疾。

目前临床研究的“靳三针”、“颞三针”等特色针法，都是通过针刺耳周局部穴位，包括耳门、听宫、听会、翳风等穴位。有研究发现针刺耳局部穴位能够扩张血管加速循环，进而改善内耳微循环，减轻耳鸣[26]。王晓鹏等[27]运用柴胡疏肝散疏肝解郁，并结合“靳三针”疗法加强对耳部刺激。该疗法通过针刺局部穴位联合中药治疗能够显著增强疗效，较快改善患者耳鸣症状和患者情绪。同时，范红霞等[28]通过颞三针增强耳部刺激，辅以调息法治疗肝气郁结型神经性耳鸣，也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耳鸣症状以及焦虑情绪，减轻患者心理障碍。

4.4. 以“通类”为特色的针刺方法

由于各种生理因素导致耳窍通与不通与反应经络气血是否通畅、脏腑功能是否协调密切相关。因此“耳以通为用”，耳窍的通利是耳部正常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无论是通窍活血、理气通窍，还是化痰通窍、温通阳气等方法，都是可以疏通耳部经络，促进气血运行，恢复耳部的正常功能。由此衍生出各种以“通”为主要治疗手段的中医特色针法。

赵旭春[29]善用温通针法，补肾精、调气血、聪耳窍，改善患者肾阳虚衰方面的症状，提升患者整体精神状态。刘建永等[30]在长期临床实践发现“清窍需通”，因而通过同调“耳、鼻、喉”三关通畅气血、濡养耳窍，则耳鸣自止。贺氏三通针法是基于“病多气滞，法用三通”理论，守正创新而形成的一种中医特色针法。该针法通过毫针微通或泻实或补虚、温通之法或温发邪气或温阳扶正、强通之法或使邪从血出或激发气血来复以达疏通经络，调理气血之用[31][32]。洪秋阳等[31]使用贺氏针灸三通法能够快速缓

解急性期耳鸣症状，缩短耳鸣病程，尤其适用于急性期患者。

4.5. 青龙摆尾针刺法

青龙摆尾针刺法是传统针刺手法之一，通过在穴位上摆动针体的位置、深度、方向，注重经气的横向传导和扩散，以此疏通经络，加速气血运行[33]。该针法蕴含着丰富的中医理论和独特的操作技巧，在临床应用中颇具中医特色。宋来娜[34]运用青龙摆尾行针手法针刺耳周穴位，加强针刺对穴位的刺激，能够催经行气，使经气速达病灶，鼓动正气，而疏散邪气。该针法不仅能缓解耳鸣症状，还能有效调控认知和情感障碍。

4.6. 发蒙针法

发蒙针法首见于《灵枢·刺节真邪》，该篇章详细阐述发蒙针法主治耳目不通之病。通过在阳气最为旺盛的日中针刺三经交会穴——听宫，并嘱患者针刺时快速平躺并捏鼻鼓气，广泛治疗各种耳部疾患[35]。在临床实践中，现代医家对发蒙针法进行了改良，并在治疗神经性耳鸣中取得较好疗效。殷氏发蒙针法是在传统发蒙针法基础上，融入“经络别通”理论而形成的一种中医特色针法。刘洋等[36]在临床研究发现，殷氏发蒙针法疗效显著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该针法通过梳理经脉别络相通关系，选取听宫、中渚、翳风作为主穴，配合发蒙针法行气调血，体现整体与局部、标本与表里的一体，达到了疏经通窍、聪耳息鸣的疗效。

4.7. 阴阳九针法

“阴阳九针”因没有固定的穴位和穴位名称而有别于传统针法，是余浩教授自创的针法。该针法将大拇指与人体躯干进行全息对应，借大拇指以调理人体阴阳的平衡[37]。董氏奇穴则是将人体划分为十个部位，并将每个部位与人体全息对应的一种选穴方法。刘艳等[38]将两种针刺方法有机结合，发现两者同用能够调节中枢神经递质含量，尤其适用于脾胃虚弱型患者。两法同用可降低患者耳鸣响度和耳鸣严重程度，调理饮食、睡眠及情绪，大幅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4.8. 三才布针法

孙秀萍教授[39]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将神经性耳鸣的主要病机总结为耳虚邪乘。其基于程莘农教授的“三才针法”，并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将分部而治、分部取穴总结归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针灸治疗针法——三才布针法。该针法将人体分为天、地、人三部，通过经络循行和腧穴的治疗特点进行辨证选穴配穴。临床实践中发现，该针法能够有效缓解耳鸣症状，同时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实现个性化治疗。

4.9. 项七针疗法

针刺项七针穴位能够调节椎-基底动脉血流情况[40]，因此项七针疗法从一定角度推测能够改善内耳血供，从而缓解耳鸣、耳聋情况。宋琦等[41]发现在治疗肾虚型神经性耳鸣上，项七针联合麦粒灸的疗效好。项七针能够通过改善内耳血供而缓解耳鸣；同时麦粒灸可发挥温经通络、行气调血的作用，且因麦粒灸具有刺激力度大、效力持续的特点，使其作用更长效有力。

4.10. 时空针灸飞腾八法

时空针灸飞腾八法是在古典飞腾八法基础上进行创新的针灸方法，融入空间穴位概念，同时也拓展了时间穴位的传统应用方法，增加了根据患者病因、病机等的时间穴位。该针法因其能够根据患者就诊的时间、病因、病机及证型选择该病的时间空间穴位，广泛应用于各种疑难杂病、沉痾痼疾中。徐菲

[42]通过运用时空针灸飞腾八法调和气血、脏腑,发现对治疗脾胃虚弱型的神经性耳鸣疗效甚佳。选穴上时间空间相结合能够培元固本、调和五脏,在改善耳鸣症状的同时,釜底抽薪,治疗病机,调补脾胃。

5. 总结和展望

中医特色针法在神经性耳鸣的治疗中展现出显著的临床效果,无论是以“调神”还是以“通窍”为主要特点的针刺法,或是一些融会贯通的创新针刺方法,针灸的最终目的都是平调阴阳,从而有效缓解耳鸣症状,改善伴随症状,最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样本量偏小、疗效判定偏于主观性、缺乏长期随访等。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量,采用多中心、随机对照的研究设计,并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对中医特色针法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同时加强对中医特色针法作用机制的探究,以期对神经性耳鸣的治疗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

参考文献

- [1] Chemali, Z., Nehmé, R. and Fricchione, G. (2019) Sensory Neurologic Disorders: Tinnitus. In: *Handbook of Clinical Neurology*, Elsevier, 365-381. <https://doi.org/10.1016/b978-0-444-64012-3.00022-8>
- [2] Krog, N.H., Engdahl, B. and Tambs, K. (201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innitus and Mental Health in a General Population Sample: Results from the HUNT Study.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69**, 289-298. <https://doi.org/10.1016/j.jpsychores.2010.03.008>
- [3] Shargorodsky, J., Curhan, G.C. and Farwell, W.R. (2010)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innitus among US Adul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23**, 711-718. <https://doi.org/10.1016/j.amjmed.2010.02.015>
- [4] Michikawa, T., Nishiwaki, Y., Kikuchi, Y., Saito, H., Mizutani, K., Okamoto, M., et al. (2010) Prevalence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innitus: A Community-Based Study of Japanese Elders.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 271-276. <https://doi.org/10.2188/jea.je20090121>
- [5] Axelsson, A. and Ringdahl, A. (1989) Tinnitus—A Study of Its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British Journal of Audiology*, **23**, 53-62. <https://doi.org/10.3109/03005368909077819>
- [6] 李纪辉, 磨宾宇, 冯海燕, 等. 耳鸣患病率和危险因素流行病学研究进展综述[J]. 当代医学, 2018, 24(2): 178-180.
- [7] Maes, I.H.L., Cima, R.F.F., Vlaeyen, J.W., Anteunis, L.J.C. and Joore, M.A. (2013) Tinnitus. *Ear & Hearing*, **34**, 508-514. <https://doi.org/10.1097/aud.0b013e31827d113a>
- [8] Hoare, D.J., Searchfield, G.D., El Refaie, A. and Henry, J.A. (2014) Sound Therapy for Tinnitus Management: Practicable Op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udiology*, **25**, 62-75. <https://doi.org/10.3766/jaaa.25.1.5>
- [9] 吴薇, 孙永章, 刘大新, 等. 中医药治疗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领域临床优势病种的探讨[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21, 27(14): 208-214.
- [10] 高燕, 田理, 唐洪. 《内经》对耳鸣病因病机的认识[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9, 18(15): 1733+1777.
- [11] Miyakawa, A., Wang, W., Cho, S., Li, D., Yang, S. and Bao, S. (2019) Tinnitus Correlates with Downregulation of Cortical Glutamate Decarboxylase 65 Expression but Not Auditory Cortical Map Re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9**, 9989-10001.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1117-19.2019>
- [12] 王倩, 张颖, 曹晓滨, 等. 穴位针灸联合泼尼松治疗无听力变化耳鸣疗效及对血清 5-HT、GABA 影响[J].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2021, 21(6): 1089-1092.
- [13] 刘存志. 针刺与自主神经系统的关系[J]. 针灸和草药, 2023, 3(3): 137-138.
- [14] 李桐, 王华, 吴松, 等. 针刺足三里、关元对气虚证患者心率变异性的影响——盲法随机对照研究[J]. 中医杂志, 2022, 63(12): 1149-1154.
- [15] 王宇, 雷培杰, 白洁如, 等. 针刺治疗神经性耳鸣作用机制研究进展[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25(10): 63-67.
- [16] 王茗茗, 单立影, 徐景利. 针灸疗法用于神经性耳鸣患者的疗效及对微循环的影响[J]. 河北医药, 2022, 44(11): 1702-1705.
- [17] Shulman, A., Wang, W., Luo, H., Bao, S., Searchfield, G. and Zhang, J. (2021) Neuroinflammation and Tinnitus. In: Searchfield, G.D. and Zhang, J.S., Eds., *Th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of Tinnitu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61-174. https://doi.org/10.1007/7854_2021_238
- [18] 刘金展. 气血亏虚型神经性耳鸣患者采取声信息治疗仪联合针灸治疗对改善 IL-10、IL-6 水平的效果[J]. 中国医疗器械信息, 2022, 28(12): 139-141.

- [19] 项鑫, 陈雪爱, 李慧璟. 中医治疗焦虑障碍临床研究进展[J]. 吉林医药学院学报, 2024: 1-5.
- [20] 董云辉, 吴飞虎, 刘钢. 调神通窍针法联合乌灵胶囊治疗心血不足型神经性耳鸣疗效观察[J]. 山西中医, 2024, 40(10): 35-37.
- [21] 许乐. 通阳调神益肾针法对肾元亏损型神经性耳鸣患者症状和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的影响[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24.
- [22] 汪露. 疏肝调神针刺法治疗神经性耳鸣(肝火上扰证)的临床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
- [23] 杨浩. 通督调神针灸法治疗耳鸣的临床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23.
- [24] 林雯雯, 于学平. 通督调任针刺法治疗神经性耳鸣肾精亏损型临床观察[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4, 40(8): 1632-1634.
- [25] 孙进, 王雨婷, 王昕竹, 等. 通督调神针刺法联合穴位埋线治疗神经性耳鸣的临床观察[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24, 45(7): 58-61.
- [26] 李亮, 杨志英, 朱全红. 针刺率谷穴配合穴位注射治疗神经性耳鸣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 2020, 39(5): 559-564.
- [27] 王晓鹏, 曾泉, 聂培瑞, 等. 柴胡疏肝散结合“靳三针”疗法治疗肝火上扰型神经性耳鸣的临床观察[J]. 中国民间疗法, 2024, 32(4): 76-78+112.
- [28] 范红霞, 李军, 杜昕, 等. 颞三针配合调息法治疗肝气郁结型神经性耳鸣的临床研究[J]. 河北中医药学报, 2023, 38(5): 37-40.
- [29] 赵旭春. 温通针法治疗肾精亏虚型神经性耳鸣的临床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23.
- [30] 刘建永, 罗平. 通三关针刺法治疗神经性耳鸣疗效观察[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3, 39(1): 145-146.
- [31] 洪秋阳, 曾沁, 刘晓静, 等. 贺氏针灸三通法治疗神经性耳鸣急性期的临床观察[J]. 中国中医急症, 2022, 31(12): 2184-2187.
- [32] 王迷娜, 赵洛鹏, 刘璐, 等. 浅谈“病多气滞, 法用三通” [J]. 中医杂志, 2020, 61(6): 546-549.
- [33] 廖琦, 张学艳, 孟驰波, 等. 青龙摆尾针法联合火针放血对下肢静脉曲张临床疗效和血液流变学的影响[J]. 上海针灸杂志, 2021, 40(12): 1458-1464.
- [34] 宋来娜. 青龙摆尾针刺法治疗神经性耳鸣的临床疗效观察[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22.
- [35] 张婉, 阴倩雅, 马祖彬. 浅谈发蒙针法[J]. 中国针灸, 2021, 41(4): 376.
- [36] 刘洋, 丁天红, 张荣荣. 基于“经络别通”应用殷氏发蒙针法治疗神经性耳鸣临床观察[J]. 时珍国医国药, 2024, 35(12): 2811-2815.
- [37] 余浩. 阴阳九针[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 [38] 刘艳, 王坤, 张茂亮, 等. 阴阳九针结合董氏奇穴针刺对脾胃气虚型神经性耳鸣患者耳鸣响度及中枢神经递质含量的影响[J]. 河北中医, 2020, 42(8): 1227-1232.
- [39] 刘梦嘉, 孙秀萍, 冶尔西, 等. 孙秀萍使用三才布针法治疗神经性耳鸣的经验[J]. 中医药临床杂志, 2024, 36(3): 450-455.
- [40] 贾红玲, 单秋华, 张永臣. 项七针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和对椎-基底动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2007(5): 394-395.
- [41] 宋琦, 李桂平. 项七针结合麦粒灸治疗神经性耳鸣 28 例[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3, 39(8): 1660-1661.
- [42] 徐菲. 时空针灸飞腾八法治疗脾胃虚弱型神经性耳鸣的临床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中医药大学, 2023.